

中国今后三十年

石醉六著

中國今後三十年

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

中國今後三十年

目次

緒語	一
第一講 以民族運動建設民族重心	四
第二講 民族意識	四四
第三講 節制主義	五九
第四講 節制的經濟	六六
第五講 節制的軍備	八六

中國今後三十年

二

第六講 節制的學藝道德…………… 一八六

第七講 結論…………… 一三五

第一講 緒論…………… 五八

第二講 經濟…………… 四四

第三講 政治…………… 四

第四講 社會…………… 一

目次

中國今後三十年

中國今後三十年

石醉六著

緒語

九一八週年紀念以來，三星期間，發生的幾件事，如山東韓劉混戰，國聯調查團發表報告書，鄂豫皖三省剿匪告一段落，四川二劉的繼起爆發，都是激動人們要叫苦要籲天的機會。有舊日學生金中等數人，嘗約我作一次談話，關於時局問題。昨值星期日，粗償此願。拉拉雜雜，雖是激情後的理知，却已牽涉到各方面。金君以爲有使大家同聽一聽的必要，結果，成功了這今後三十年一夕話，管三十年，也許有背

發起一種
眼光。

「知難」恐怕到了三十年，還是一夕話。不過知固難，也有一瞬間的發起，否且永遠無知。今所談雖不一端，要點却只發起一種眼光，藉多端去說明耳。瞬間已足，何況一夕我們所自信的，是坦白，是向遠大的關係上看。爲談話而談話，思想獨立自由，不作實生活方面的奴隸。我們愛我民族，同時愛我民族任何一分子，希望在冷靜與深刻的眼光之下，談到當前事實與今後設施，要忍耐，要諒解，要諧和。這都是這談話前的準備姿勢，也是我們年來在時局問題上的人生觀的活動過程。要是這前提錯了，那就談鋒愈犀利，搗亂性質愈蔓延，開設在中華民國國土上的許多書店，所陳列的

大多數出版物，早已充分的證明，在我國智識分子的思想支配之下，這中華國土，應該千派萬系的割裂，亂七八糟的破碎，纔有完成各理論家的希望的可能。雖說是各有尊崇思想自由的神聖義務，不過我們相信這自由要以不破壞自己的立腳地爲限。今問題在解決我民族一切的困難，而思想的設計，却先已危及民族的生存，這與個人自殺以圖解決生活困難者何異？中國物質凋敝，釀成精神刻薄，極廣義的刻薄，以理知爲發洩的尾閭。「求仁得仁，」「民族自殺」，似乎正在擴大與加厲。我們相信除了民族情感，沒有理知；除了民族意志，沒有情感。我們的理知的尖端，要從民

中國今後三十年

四

民族要求
生存與民
族自己改
造

族意情裏透露出來；意識，要從「下意識」裏潛運過來。這雖是區區的談話，却是瘡口嘵嘵的哀音；精思熟慮的結論；成見毫無的定見；方法已窮的方法；敢乞同情的讀者，一滴一滴的熱血，澆滅了各方抬頭的「死光」；一切救亡的方法，要在「民族要求生存」之下，總集合起來；同時要在「民族自己改造」之下，總改造起來。民國二十一年雙十節記。

第一講 以民族運動建設民族重心

各位：我們現在的時空，是被苦痛充滿了的，雖然全世界也相差，不遠。我們所特有的苦痛，似乎比世界的某幾部分，性質都要低。

恥辱的堆積。

下一級好比橫蠻無理的日本，爲時勢所驅使，爲虛偽的富強所誘惑，吞下炸彈，「苦痛正在一天一天的擴大，但他那民族，却慶幸以爲光榮，因爲他們能以無終局的恥辱，儘管向我民族身上來堆壓。我們却靜默的接受了這些國寶似的禮物，一次一次的喚起大眾來紀念，同時並交給歷史去保管，這些勾當，不自今日始，舊式的且不去管他，新式的也有了幾十年的經過，看來我們祖先的血液，恥辱的成分，已經滲入了不少。我們既受了遺傳，又加些新要素，性既相近，習又不相遠，理應以恥辱生活爲自然生活，安之若素，不叫苦痛。但是我們的今天，我們血液的沸騰，不止個人心理的恥辱與光榮交戰，我們着實感覺到恥辱的堆積，是民族自掘的墳墓。就是說，

這所得來的苦痛，不但是主觀的，在情意上難過，實在是客觀的威脅。我民族的生存，由祖先到我們，這威脅的程度，逐次加高，其原因雖「由外鑠」，而「我固有之」者，反爲重大。「時乎時乎不再來」，今天還不啻吶「民族要求生存」的大呼聲，我民族在這「地」的地球上，恐怕就要永遠默寂了。

但是民族要求生存，是向誰要求呢？向天要求，天說：我已給了你們「風調雨順」；向地要求，地說：我已給了你們「地大物博」；向人要求，人說：我們都是人類，都有平等自由，你們自己拋棄了，應該自己再取得。這樣，便只能向自己要求了。所以民族要求生存問題，同時便是民族自己改造問題。關於這改造的意見，全國的智識

定說。

分子，尤其是於政治有濃厚興趣的後知後覺，確有了相當的研討，都表示得「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」，只有一個啞謎，還猜不着。就是這樣說一說是對的；那樣說一說也是對的，方子是對了，病却總不見好。有人以爲人家是肯幹的，好比蘇俄，我們老是說，不去幹，最好把「九一八」這一天，做爲說的終結，幹的開始的一天。可憐得很！蘇俄是從馬克思便說起來，說到如今，還是在那裏一件一件的先說後幹。（計劃，計劃，不是嗎？）我們說，還說不得一個結果，怎樣去幹呢！山東的韓劉，不是幹起來了嗎？（國難期中最驚心動魄的打頭一件新聞）當然可以說這是「亂幹」，不過要不亂幹，是要先得有個「定說」，規定下來。不然，我們說韓劉是亂幹，正好比韓說

定力。

劉、劉說韓是亂幹，一樣「說」本來是「幹」的友，不是敵。「一定說」並且是「幹」的母親或師傅，最要緊的，還是要在一個絕大的「定力」制裁之下，大家依着母親與師傅的規定去幹，幹起來纔格外有效，纔能猜破這個啞謎。就是說，改造要建設一個大方法，沒得方法的改造，愈改，愈造大亂之源。我們希望大家還要更進一步，更深刻，更負責的去「說」，就是更實際的去觀察，更公平的去判斷。在一個最短期間內，發見了「一定說」，由這「一定說」在前面指導使「一定力」得一個集中點，那就不怕我民族沒有一個重心了。中華民國，早已暴露爲一個「大弱國」，而對外過弱，是由於對內過強，却從去年九一八以來，發現了「國難」的制裁，連「對內過強」

民族的重
心。
大弱國。

的自由也喪失了。在這制裁之下，有兩件大事，似乎已經爲大眾所承認：一是大規模的內戰，萬不可以發生；二是奪取政權的革命，無急進的必要與其可能。在這兩個事實被承認的影響之下，整個民族的精神，特別增加了不少的寬容與共信的義氣，就是人民與政府間，政府內部與人民各相互間，忽然減少了許多的鬥爭與仇恨的戾氣。可惜滿佈我全國鄉村的文盲，着實太多，不容易敏活的感受到這新興的大好影響，好比黃河，沈沙萬丈，只這微風吹皺水面，斷難動搖底部。要是四萬萬餘的大眾，都在一個水平線上的話，也許這個外來的被動的制裁力，立刻就要流轉爲內生的自動的制裁力。或且不單是消極的制裁力，又能自由成長，爲全民族的一定

大愚國。

力，」作全國建國造產的源泉。不過一年以來，這樣的希望，顯然是「泥牛入海。」中國原來是個「大愚國，」（不識字的約占百分之九十）捉不到自己改造的好機會，「多難興邦」那些話，也不足爲「大愚國」人說的。我們只能愁慘的再等待「民族自殺」的光臨，因爲我們是更加悲憤的不能不祈願「國難」的速去。「自殺」「他殺」本來沒有什麼選擇，還是留住「國難」來鎮壓「民族自殺」，好嗎？還是「國難」速去，忍受「民族自殺」，更加重將來的國難，好嗎？在有現成地盤的軍閥，當然選擇後者。我一般大衆，也就不忍誠心願意的去選擇前者。不過如內生的自動的制裁力，到底沒有希望的話，我們寧願「國難」沒有離去中華民族的一天。

國難不能
制裁內亂

這只是沈痛傷心的話，實在眼前的事實，已經證明「國難」也並不能制裁內亂。「對內過強」的自由，由山東韓劉，四川二劉的先後爆發，證明依然沒有喪失在這個當兒，正可打破一切人們的依賴國難的制裁的錯覺。民族不自己改造，縱有外來的淒苦的鞭打，也是狂然真正的改造，要從建立「民族重心」着手。中華民族沒有重心，（在「青黃不接」的當中，失去了）「民族的」大事，要做的，沒有「定力」與「定說」，使負責人自己感覺到「必做」；「反民族的」大事，不要做的，沒有「定說」與「定力」，使負責人自己感覺到「必不做」。各民族分子，流而忘返的自利行為，刻被一切帝國主義各種嚴重的侵略所惡化，我民族的存在問題，

大的，一族的，民族，整個
別一，反別的一，反的，為
• 的民 • 兩民 • 一民

• 民族意識

已大起恐慌。事實已經告訴我們，這民族是早已起了遠心力的分離運動了，向英去的如西藏（西康亦將因川亂而去），向俄去的如外蒙，這次向日去的滿洲，已經是第三次整個的民族，至少已劃為兩大別：就是「民族的」與「反民族的」，「反民族的」又有兩大別：一是意識明瞭，明目張膽的反；一是隨同環境，不自意識的反。（前者如西藏、外蒙、滿洲，如共匪；後者如軍閥、匪盜、漢奸等。）總之，屬於「反民族的」一部分，都是以一切帝國主義各種嚴重的侵略為其直接原因；而我民族的「民族意識」消沈絕滅於被破裂被麻木的事實，為其根本原因。這些反民族的分子，勾結帝國主義者以貫徹自利行為的經過，顯然成功了「民族自殺」的歷史。

民族不健全現象

民族健全運動

在現代任何一個民族中，很難具備這惡劣萬端不可收拾的現象，這現象叫做「民族不健全」。關係還不到「政治」，「政」是衆人的事，治是管理，「現在衆人自身都是病態，談不到衆人的事，更談不到管理，所以中國的政治，要有一「民族健全運動」在前，做根本的整理，並要把屬於「民族健全運動」的事項，明白劃分在「政治」以外。民族不健全，是需要「民族自己改造」的。真確原因，政治何能爲力，又與政治何關？但直接與政治爲緣的，是政府，政府不自度德量力，儘管用了一半的努力，在「挾泰山超北海」的計議之上，去兜攬關於「民族不健全」的事項；到了情見勢絀，大衆的責備，風捲潮湧而來，又弄到自己走頭無路，真是一誤再誤，錯上加